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九十七

經濟編

臣類

諫臣

昔太宗以王珪魏徵爲諫官、宴遊寢食未嘗不在左右、又命三品以上、入議大政、必遣諫官一人隨之、以參得失、故天下大理、今之諫官、大不得豫召見、次不得參時政、排行就列、朝謁而已、近年以來、正牙不奏事、㢮官罷巡對、諫官能舉職者、獨詔命有不便、則上封事耳、君臣之際、諷諭於未形、籌畫於至密、尚不能

回至尊之盛意。況於既行之誥令已命之除授。而欲以咫尺之書。收絲綸之詔。誠亦難矣。願陛下時於延英召對。使盡所懷。豈可寘於其位。而屏棄疎賤之哉

元稹上疏

論諫職

玄宗時李林甫為相。諫官言事。皆先白宰相。退則又以所言白之。御史言事。須大夫同署。至是救盡革其弊。開諫諍之塗。又令宰相分直政事筆。承旨旬日而更。懲林甫及楊國忠之專權故也

某疎愚怠墮。不識機括。獨好讀書。讀之多矣。每見君臣治亂之間。興亾諫諍之道。遐想其人。舐筆和墨。則

冀人君一悟而至于治平不悟則烹身滅族唯此二者不思中道自秦漢已來凡千百輩不可悉數然怒諫而激亂生禍者累累皆是納諫而悔過行道者不能百一何者皆以辭語迂險指射醜惡致使然也夫迂險之言近於誕妄指射醜惡足以激怒夫以誕妄之說激怒之辭以卑凌尊以下干上是以諫殺人者殺人愈多諫畋獵者畋獵愈甚諫治宮室者宮室愈崇諫任小人者小人愈寵觀其旨意且欲與諫者一鬭是非一決怒氣耳不論其他是以每於本事之上尤增飾之辭 杜牧與人論諫書

武宗時詔臣下言人罪惡並應請付御史臺按問毋得乞留中。以杜讒邪。其後上復謂宰相曰文宗好聽外議諫官言事多不著名有如匿名書、李德裕曰臣頃在中書文宗猶不爾此乃李訓鄭注教文宗以術御下遂成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威以明刑。孰敢哉。上善之

中書門下奏諫官缺員請補宣宗曰諫官要在舉職不必多人。如張符牛叢趙璘輩數人。使朕日聞所未聞足矣。

宋真宗時田錫居諫署直言時政得失每指斥將相

備位無所籌謀封疏凡五十二奏悉焚之曰直諫臣職也豈可藏副示後以賣直邪及卒帝謂李沆曰田錫直臣也朝廷少有闕失方在思慮錫之章疏已至矣嗟惜久之

張詠倜儻有大志尚氣節嘗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公不言已能斯可以事君矣故所至以政績聞真宗脊稱其才堪將帥以疾不盡其用臨卒上疏言不當造宮觀竭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謂頭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丁氏之門以謝謂帝歎其忠謚

忠定

憂國之人莫不爲之寒心如呂溱知徐州蔡襄知泉州吳奎被黜知壽州韓絳知河陽府此皆衆所共惜其去又聞歐陽修乞知蔡州賈黯乞知荆南府侍從之賢如修輩無幾今堅欲請郡者非他蓋傑然正色立朝既不能曲奉權要而乃月處中傷皆欲扳溱襄奎絳而去耳今陛下又從其請而外補之臣恐非朝廷之福朝廷萬一有緩急事則陛下何從而詢訪也何從而裨益也何從而謀議也何從而質正也所失既多雖悔何及[趙抃請留歐陽修等供職]

諷諫

齊人王滿生見周公周公出見之曰先生遠辱何以敎之王滿生曰言內事者於內言外事者於外今言內事乎言外事乎周公導入王滿生曰敬從布席周公不導坐王滿生曰言大事者坐言小事者倚今言大事乎言小事乎周公導坐王滿生坐周公曰先生何以敎之王滿生曰臣聞聖人不言而知非聖人者雖言不知今欲言乎無言乎周公俛念有頃不對王滿生藉筆牘書之曰社稷且危傅之於膺周公仰視見書曰唯唯謹聞命矣明日誅管蔡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桓公曰何物可比於君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卷城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曰粟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眴眴乎何其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至其成也由由乎兹免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則安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
桓公觀於廐問廐吏曰廐何事最難廐吏未對管仲對曰夷吾嘗爲圉人矣傅馬棧最難先傅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傅直木無所施矣先傅直木直木

又求直木直木已傅曲木　亦無所施矣

晏子歿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未嘗聞吾過不善今射出質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也知不足以知君之不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顏色然而有一焉臣聞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夫尺蠖食黃則其身黃食蒼則其身蒼君其猶有諂人言乎公曰善今日之言章爲君我爲臣是時海人入魚公以五十乘賜弦章歸魚乘塞塗撫其御之

乎曰景之唱善者皆欲若魚者也昔者晏子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今諸臣謟諛以干利故出質而唱善如出一口今所輔于君未見於衆而受若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謟諛之欲也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乃晏子之遺行也

昭王欲之荆臺游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游左洞庭之陂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人君游者盡以亡其國願大王勿往游焉王曰荆臺乃吾地也有地而游之子何爲絶吾游乎怒而擊之于是令尹子西駕安車四馬徑於殿下

曰今日荊臺之游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拊其背曰荊臺之游與子共樂之矣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不敢下車願得有道大王肯聽之乎王曰苐言之令尹子西曰臣聞之為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為人臣而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馬子綦者忠臣也若臣者諛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罰臣之家而祿司馬子綦王曰若我能止聽公子獨能禁我游耳後世游之無有極將奈何令尹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山陵崩阤為陵于荊臺未嘗有持鍾鼓管絃之樂而游于父之墓上者也于是王還

車卒不游荊臺令罷先置孔子從魯聞之曰美哉令尹子西諫之于十里之前而權之于百世之後者也

楚子狩于州來次于頹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

矣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羮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鏚柲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

須王出吾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卅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晉平公好樂、多其賦斂下治城郭、曰敢有諫者死、國人憂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曰晉人咎犯也欲以樂見平公曰、內之上坐殿上則出鐘磬竽瑟、坐有頃平公曰、客子爲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爲樂、臣善隱平公召隱士十二人咎犯曰隱臣竊願昧死御、平公曰諾、咎犯申其左臂而詘五指平公問于隱官曰、占之爲、何隱官皆曰不知、平公曰歸之、咎犯則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遊赭盡而峻城闕二也柱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饑色而馬有粟秩、五

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敢達、平公曰善、乃屏鐘鼓除竽瑟、遂與咎犯參治國、

魯哀公問孔子曰、寡人聞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有諸乎孔子對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哀公曰可得聞歟對曰昔夏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不修禹之道毀壞辟法裂絶世祀荒淫于樂沈酗于酒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止湯誅桀左師觸龍者身死四支不同壇而居此忘其身者也哀公愀然變色曰善

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淸泠

之淵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淸泠之淵化爲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

韓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何如對曰夫割河東大費也免國於患大功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汜而問焉王召公子汜而告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今割河東而講三國

歸王必曰三國固且去矣吾特以三城送之不講三
國也入韓則國必大舉矣王必大悔曰不獻三城也
臣故曰王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爲我悔也寧亡三
城而無悔危乃悔寡人斷講矣

斷講妙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
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
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
觸讋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
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恐太后
玉體之有所郄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

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

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必不義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

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華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臣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善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羣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夫欲璽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授璽夫欲璽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璽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奸人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

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求之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吾以許秦矣不可以革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邪欲食則食欲握則握今君刼於羣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梟也魏王曰善乃按其行

王式字翁思東平新桃人也事免中徐公及許生式爲昌邑王師昭帝崩昌邑王嗣立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皆下獄誅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以數諫減死論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

賢主所貴莫如士、所以貴士、爲其直言也、言直則枉者見矣、人主之患、欲聞枉而惡直言、是障其源而欲其水也、水奚自至、是賤其所欲而貴其所惡也、所欲奚自來、能意見齊宣王、宣王曰、寡人聞子好直、有之乎、對曰、意惡能直、意聞好直之士、家不處亂國、身不見汚君、身今得見王、而家宅乎齊、意惡能直、宣王怒曰、野士也、將罪之、能意曰、臣少而好事、長而行之、王胡不能與野士乎、將以彰其所好耶、王乃舍之、能意者、使謹乎論於主之側、亦必不阿主、不阿主之所得豈少哉、此賢主之所求、而不肖主之所惡也、狐援說

齊湣王曰殷之鼎陳於周之廷其社蓋於周之屏其干戚之音在人之遊亡國之音不得至於廟亡國之社不得見於天亡國之器陳於廷所以為戒王必勉之其無使齊之大呂陳之廷無使太公之社蓋之屏無使齊音充人之游齊王不受狐援出而哭國三日其辭曰先出也衣絺紵後出也滿囹圄吾今見民之洋洋然東走而不知所處齊王問吏曰哭國之法若何吏曰斮王曰行法吏陳斧質於東閭不欲殺之而欲去之狐援聞而蹶往過之吏曰哭國之法斮先生之老歟昏歟狐援曰曷為昏哉於是乃言曰有人自

南方來鮒入而鯢居使人之朝為草而國為墟殷有比干吳有子胥齊有狐援已不用若言又斮之東閭每斮者以吾參夫二子者乎狐援非樂斮也國已亂矣上已悖矣哀社稷與民人故出若言出若言非平論也將以救敗也固嫌於危此觸子之所以去之也達子之所以死之也趙簡子攻衛附郭自將兵及戰且遠立又居於犀蔽屏櫓之下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桴而歎曰嗚呼士之遬弊一若此乎行人燭過免冑橫戈而進曰亦有君不能耳何弊之有簡子艴然作色曰寡人之無使汝身自將是衆也子親謂寡人

之無能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昔吾先君獻公即位五年兼國十九用此士也惠公即位二年淫色暴慢身好玉女秦人襲我遜去絳七十用此士也文公即位二年底之以勇故三年而士盡果敢城濮之戰五敗荊人圍衛取曹拔石社定天子之位成尊名於天下用此士也亦有君不能取士何弊之有簡子乃去犀蔽屏櫓而立於矢石之所及一鼓而士畢乘之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也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行人燭過可謂能諫其君矣戰鬭之上抱鼓方用賞不加厚罰不加重一言而士皆樂爲其上死「呂覽貴直篇」

秦始皇帝太后不謹幸郎嫪毐封以為長信侯為生兩子毒專國事浸益驕奢與侍中左右貴臣倶博飲酒醉爭言而鬬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窶人子何敢乃與我亢所與鬬者走行白皇帝皇帝大怒毒懼誅因作亂戰咸陽宮毒敗始皇乃取毒四支車裂之取其兩弟囊撲殺之取皇太后遷之于萯陽宮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從蒺藜其脊肉幹四支而積之闕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矣齊客茅焦乃往上謁曰齊客茅焦願上諫皇帝皇帝使使者出問客得無以太后事諫也茅焦曰然使者還白

曰果以太后事諫皇帝 曰走往告之若不見闕下積
死人耶使者問茅焦茅焦曰臣聞之天有二十八宿
今死者巳有二十七人矣臣所以來者欲滿其數耳
臣非畏死人也走入白之茅焦邑子同食者盡負其
衣物行亡使者入白之皇帝大怒曰是子故來犯吾
禁趣炊鑊湯煑之是安得積闕下乎趣召之入皇帝
按劒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茅焦不肯疾行足
趣相過耳使者趣之茅焦曰臣至前則死矣君獨不
能忍吾須臾乎使者極哀之茅焦至前再拜謁起稱
曰臣聞之夫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

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不審陛下欲聞之不皇帝曰何謂也茅焦對曰陛下有狂悖之行陛下不自知耶皇帝曰何等也願聞之茅焦對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妒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萯陽宮有不孝之行從蒺藜于諫士有桀紂之治令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者臣竊恐秦亡爲陛下危之所言已畢乞行就鑊乃解衣伏鑊皇帝下殿左手接之右手麾左右曰赦之先生就衣今願受事乃立焦爲仲父爵之上卿皇帝立駕千乘萬騎空左方自行迎太后萯陽宮歸于咸

陽太后大喜乃大置酒待茅焦及飲太后曰抗枉令直使敗更成安秦之社稷使妾母子復得相會者盡茅君之力也

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

漢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並車擥轡

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騑馳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

上乃止

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皐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

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饑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為過堯舜統縣石鑄鐘虡篩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為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絫世廣德以為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

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以父子名號有時相
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
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
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
面而攻之宗廟滅絶矣秦皇帝居滅絶之中而不自
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
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
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
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
也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

諸吏與之馳騁射獵一月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廐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賑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筭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他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

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兎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媟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

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曾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又有修之於官而壞之於家者）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議論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賈山至言）

武帝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薛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鍾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

哀帝時司隸解光奏言趙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請事窮究議郎耿育上疏　孝成皇帝自知繼嗣不以時立念雖未有皇子萬歲之後未能持國權柄之重制于女主女主驕盛則耆欲無極少主幼弱則大臣不使世無周公抱負之輔恐危社稷傾亂天下知陛下有賢聖通明之德仁孝子愛之恩懷獨見之明內斷于身故廢後宮就館之漸絕微嗣禍亂之根乃欲致位陛下以安宗廟愚臣既不能深援安危定金匱之計又不知推演聖德述先帝之志乃反覆校省內暴露私燕誣汙先帝傾惑之過成結寵妾妬媚之

誅甚失賢聖遠見之明逆負先帝憂國之意

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如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枚乘

奏疏
王書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九十八

經濟編

臣類　諫諍

求言

凡人三百六十節九竅五藏六府肌膚欲其比也血脉欲其通也筋骨欲其固也心志欲其和也精神欲其行也若此則病無所居而惡無由生矣病之留惡之生也精氣鬱也故水鬱則爲汙樹鬱則爲蠹草鬱則爲蕢國亦有鬱主德不通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國鬱處久則百惡並起而萬災叢至矣上下之相忍

也非此出矣故聖王之貴豪士與忠臣也爲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周厲王虐民國人皆謗召公以告曰民不堪命矣王使衛巫監謗者得則殺之國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國人流王於彘此鬱之敗也鬱者不陽也周鼎著鼠令馬履之爲其不陽也不陽者亡國之俗也管仲觴桓公日暮矣桓公樂之而徵燭管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君可以出矣公不説曰仲父年老矣寡人與仲父爲樂將幾之請夜之管仲曰君過矣夫厚於味者薄於德沈於樂者反於憂壯而怠則失時老而解則無名臣乃今將爲君勉之若何其

沉於酒也管仲可謂能立行矣凡行之壇也於樂今

樂而益飭行之壞也於貴今主欲留而不許仲志行

理貴樂弗爲變以事其主此桓公之所以覇也列精

子高聽行乎齊湣王善衣東布衣白縞冠顙推之履

特會朝雨袪步堂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侍者曰公

姣且麗列精子高因步而窺於井粲然惡丈夫之狀

也喟然嘆曰侍者爲吾聽行於齊王也夫何阿哉又

況於所聽行乎萬乘之主人之阿之亦甚矣而無所

鏡其殘亡無日矣孰當可而鏡其唯士乎人皆知説

鏡之明巳也而惡士之明巳也鏡之明巳也功細士

之明已也功大得其細失其大不知類耳趙簡子曰厥也愛我鐸也不愛我厥之諫我也必於無人之所鐸之諫我也喜質我於人中必使我醜尹鐸對曰厥也愛君之醜也而不愛君之過也鐸也愛君之過也而不愛君之醜也臣嘗聞相人於師敦顏而土色者忍醜不質君於人中恐君之不變也此簡子之賢也人主賢則人臣之言刻簡子不賢鐸也卒不居趙地有況乎在簡子之側哉〔呂覽達鬱篇〕

晉平公問叔向曰歲饑民疫翟人攻我我將若何對曰歲饑來年而反矣疾疫將止矣翟人不足患也公

曰患有大於此者乎對曰夫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顧寵於小官而君不知此誠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國中曰欲有諫者爲隱左右言及國吏罪

孟嘗君出行國至楚獻象牀郢之登徒直使送之不欲行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戍曰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牀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賣妻子不足償之足下能使僕無行先人有寶劍願得獻之公孫戍曰諾入見孟嘗君曰君豈受楚象牀哉孟嘗君曰然公孫戍曰臣願君勿受孟嘗君曰何哉公孫戍曰小國

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聞君於齊能振達貧窮。有存亡繼絶之義。小國英傑之士。皆以國事累君。誠說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牀。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臣戍願君勿受。孟嘗君曰諾。公孫戍趨而去。未出至中閨。君召而返之曰。子教文無受象牀。甚善。今何舉足之高。志之揚也。公孫戍曰。臣有大喜三。重之寶劍一。孟嘗君曰。何謂也。公孫戍曰。門下百數。莫敢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喜。諫而止君之過。臣三喜。輸象牀。郢之登徒不欲行。許戍以先人之寶劍。孟嘗君曰。善。受之乎。公孫戍曰。未敢。曰

急受之因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

漢袁盎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袁盎袁盎還愧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盎因跪曰願請閒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即私邪吾不受私語袁盎即跪說曰君爲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袁盎曰善君即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爲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爲材官蹶張遷爲隊率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

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
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采之未嘗
不稱善何也則欲以蓋天下賢士大夫上日聞所不
聞明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鉗天下之口而日
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
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入與坐爲上客
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
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
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
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

牢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諸葛亮與羣下啓）

北魏高祖謂羣臣曰國家從來有一事可嘆臣下莫肯公言得失是也夫人君患不能納諫人臣患不能盡忠自今朕舉一人如有不可卿等直言其失若有才能而朕所不識卿等亦當舉之如是得人者有賞不言者有罪卿等當知之

張庭下令國中曰忝紹前蹤庶幾刑政不為百姓之患而比年饑旱殆由庶事有闕竊慕箴誦之言以補不逮自今有面刺孤罪者酬以束帛翰墨陳過者答以筐篚謗言於市者報以羊米

唐太宗幸太平宮謂侍臣曰人臣順旨者多犯顏則少今朕欲自聞其失諸公其直言無隱長孫無忌等皆曰陛下無失劉洎曰頃有上書不稱旨者陛下皆面加窮詰無不慚懼而退恐非所以廣言路馬周曰陛下比來賞罰微以喜怒有所高下此外不見其失上皆納之太宗好文學而辯敏羣臣言事者上引古

今以折之多不能對劉洎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是知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至尊徒思自强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羣下未敢對敭況動神機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答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為累須為社稷自愛豈為性好自傷乎至如秦政强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衆望於虛說此才辯之累較然可知矣太宗飛白答之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

無以遠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爲勞今開讜言虛懷以改

太宗神采英毅羣臣進見者皆失舉措太宗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冀聞規諫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愎諫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獨全如虞世基等諂事煬帝以保富貴煬帝既弑世基等亦誅公輩宜用此爲戒事有得失無惜盡言

高宗嘗謂五品以上曰頃在先帝左右見五品以上論事或仗下面陳或退上封事終日不絕豈今日獨

無事耶。何公等皆不言耶

宋太祖詔當參官轉對，每五日內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指陳時政得失，事關急切者，許非時上章。

仁宗幸龍圖天章閣，以手詔問輔臣，及御史中丞以上，時政闕失，皆給筆札，令即坐以對，時陳執中不學少文，固辭不對，宋庠亦請至中書合議條奏，乃聽兩府歸而上之，翰林學士張方平方鎖院草制，夜半以所條對具上，言汰冗兵，退剩員，慎磨勘，擇將帥四事。帝覽奏驚異，詰旦更賜手札，問詔所不及者，方平復上備邊恤刑二事，又言古今治亂之變，只在上下之

勢離合而已、比來朝廷頗引輕險之人、內爲言官、外爲按察、多發人曖昧之事、議論展轉、緣飾沾激、天下承風、靡然一變、故將相以至卿大夫士、一動一爲、輒曰恐致人言、更相姑息、專避嫌疑、苟且因循、求免謗咎、何暇展布四體、爲國立事者哉、願陛下深爲留神、務在通上下之情、欲上下之情合、惟審於聽受而已、

殿中侍御史何郯上言、古者人君以天下至廣、非一人聰明所能盡、故內則公卿大夫謀於朝、外採百工庶人議於下、今國家設侍從之官、自學士以至待制、皆自文學選、以備顧問、公卿之才、並由此出、自頃相

承朝廷惟以文翰待之而不責其言議臣下亦以職分當爾自安循默以天下利害之大備言責者惟御史諫官僅十人而欲陛下聰明無所遺政理無所失不可得矣伏乞頒詔告諭兩制臣寮自今有聞朝政闕失並許上章論列欲進用臣寮取其裨輔多者用爲選首庶使親侍之臣各知責任務圖傾竭以助政化帝嘉納之

仁宗時西事日擾括畿内京東西淮南馬詔樞密同宰臣議邊事出内藏緡錢八十萬陜西糴軍儲訪知邊事者釋冦所至州縣罪及夏稅時禁越職言事富

術因論日食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帝嘉納之於是盡除其禁許中外臣庶上封章言朝政得失
英宗時太后遣內侍梁惟簡勞司馬光問爲政所當先光請開言路詔榜朝堂而大臣有不悅者設六語云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僥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罰無赦后復命示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乃具論其情改詔行之於是上封事者千數
臣以謂天下之事度而知之不如耳聞其說耳聞其

說不如目睹其眞今四海之大萬里之遠民情之利害不可以槩言風俗之美惡不可以凡舉人材之賢不肖不可以互知竊以陛下所賴以察四方之事達四方之情者數路人而已而專用一方之人非所以廣聰明於天下也臣願陛下常於言路參用四方之士天下幸甚（王巖叟請廣言路參用四方之士）

元鐵木迭兒奏比詔內外直言得失今上封事者或徑至御前乞令臣等閱視乃入奏聞仁宗曰言事者當直至御前如細民訴訟者則禁之

納諫

魯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上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矠魚鼈以為夏槁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麗設穽鄂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澤不伐夭魚禁鯤鮞獸長麑麌鳥翼鷇卵蟲舍蚳蝝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為我得法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諗師存侍曰藏罟不如寘里革於側之

不忘也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謂左右曰爲人臣而撞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當烹提師經下堂一等師經曰臣可一言而死乎文侯曰可師經曰昔堯舜之爲君也惟恐言而人不違桀紂之爲君也惟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之過也懸琴於城門以爲寡人符不補旒以爲寡人戒

韓武子田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傳來告曰晉公薨武

子謂欒懷子曰子亦知吾好田獵也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吾可以卒獵而後弔乎懷子對曰范氏之亡也多輔而少拂今臣於君輔也晶於君拂也君胡不問於晶也武子曰盈而欲拂我乎而拂我矣何必晶哉遂輟田

北魏中書侍郎高允好切諫朝廷事有不便允輒求見高宗常屏左右以待之或自朝至暮或連日不出羣臣莫知其所言語或痛切高宗所不忍聞命左右扶出然終善遇之時有上事爲激訐者高宗省之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何不作書於衆中諫之

而於私室屏處諫者豈非不欲其父之惡彰於外邪至於事君何獨不然君有得失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欲以彰君之短明已之直此豈忠臣所爲乎如高允者乃眞忠臣也朕有過未嘗不面言至有朕所不堪聞者允皆無所避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允所與同徵者游雅等皆至大官封侯部下吏至刺史二千石者亦數十百人而允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高宗謂羣臣曰汝等雖執弓刀在朕左右徒立耳未嘗有一言規正唯伺朕喜悅之際祈官乞爵今皆無功而至王公允執筆佐我國家數十年爲益

大臣不可無此識人君不可有此心

不少不過爲郎汝等不自愧乎乃拜允中書令

唐高祖時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爲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陛下龍飛晉陽遠近響應未期年而登帝位徒知得之之易不知隋失之之不難也臣謂宜易其覆轍務盡下情凡人君言動不可不愼竊見陛下今日即位而明日有獻鷂雛者此乃少年之事豈聖王所須哉又百戲散樂亾國淫聲近太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五百餘襲以充妓衣擬五月五日玄武門游戲此亦非所以爲子孫法也凡如此類悉宜廢罷善惡之習朝夕漸染易以移人皇太子諸王參僚左

右宜謹擇其人其其有門風不能雍睦爲人素無行義
專好奢靡以聲色游獵爲事者皆不可使之親近也
自古及今骨肉乖離以至敗國亡家未有不因左右
離間而然也願陛下慎之高祖省表大悅下詔褒稱
擢爲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疋仍頒示遠近
高祖考第群臣以李綱孫伏伽爲第一因置酒高會
謂裴寂等曰隋氏以主驕臣諂亡天下朕即位以來
每虛心求諫然唯李綱差盡忠款孫伏伽可謂誠直
餘人猶踵弊風俛首而已豈朕所望哉朕視卿如愛
子卿當視朕如慈父有懷必盡勿自隱也因命捨君

臣之敬極歡而罷

先太宗時盧多遜專政羣臣章奏必先白多遜然後敢通又必於閤門署狀云不敢妄陳利便希望恩榮田錫貽書多遜乞免署狀多遜不悅出錫爲河北南路轉運副使錫因入辭直進封事言朝廷大體有四其一乞修德以來遠宜罷交州屯兵其二言今諫官不聞廷爭給事中不聞封駁左右史不聞升陛記言動御史不敢彈奏中書舍人未嘗訪以政事集賢院雖有書籍而無職官秘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籍願擇才任之使各司其局其不言遐者寓縣平寧京師

宮廐軍營馬監靡不恢崇佛寺道宮悉皆輪奐又闢西苑廣御池而尚書省湫隘郎官無本局尚書無聽事九寺三監寓天街之兩廊貢院就武城王廟是豈太平之制度耶願別修省寺用列職官其四言按獄官令枷杻鉗鎖皆有定式今以鐵爲枷於法所無去之可也帝覽疏優詔褒答賜錢五十萬

太宗嘗閒居與王珪語有美人侍側太宗指示珪曰此廬江王瑗之姬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納之爲是邪非邪太宗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何問是非對曰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

善而不能用，然棄其所言之人。管仲以爲無異於郭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爲聖心是之也。太宗悅，即出之，還其親族。太宗使太常少卿祖孝孫教宮人音樂，不稱旨，太宗責之。溫彥博、王珪諫曰：孝孫雅士，今乃使之教宮人，又從而譴之，臣竊以爲不可。太宗怒曰：朕寘卿等於腹心，當竭忠直以事我，乃附下罔上，爲孝孫游說耶？彥博拜謝，珪不拜，曰：陛下責臣以忠直，今臣所言豈私曲耶？此乃陛下負臣，非臣負陛下。太宗默然而罷。明日，上謂房玄齡曰：自古帝王納諫誠難，朕昨責溫彥博、王珪，至今悔之，公等勿爲此

不盡言也

太宗謂執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已之所欲惡人違之苟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

太宗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爲誰太宗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於庭太宗驚問其故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太宗乃悅

太宗宴近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爲仇讐不謂今日同得此宴太宗曰徵珪盡心所事故

我用之然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魏徵對曰臣以事爲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不敢應太宗曰且應而復諫庸何傷對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邪

中牟丞皇甫德參上言修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斂俗好高髻蓋宮中所化太宗怒謂房玄齡等曰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宮人皆無髮乃可其意邪欲治其謗訕之罪魏徵諫曰賈誼當漢文帝時上書云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自古上書不激

切不能動人主之心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陛下裁察太宗曰朕罪斯人則誰復敢言乃賜絹二十疋他日徵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强含容非曩時之豁如太宗乃更加優賜拜監察御史

皇孫生宴五品以上於東宮太宗曰貞觀之前從朕經營天下玄齡之功也貞觀以來繩愆糾繆魏徵之功也皆賜之佩刀太宗謂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加比貞觀之初則遠矣人悅服則不逮也太宗曰今所爲猶往年也何以異對曰陛下貞觀之初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中間悅而從之今則不然

雖勉從之、猶有難色、所以異也太宗曰其事可聞歟對曰、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爲法不當死、陛下賜以陵蘭公主園直百萬、或云賞太厚、陛下云朕即位以來未有諫者、故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司戶柳雄妄訴隋資、陛下欲誅之、納戴冑之諫而止是悅而從之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諫修洛陽宮、陛下恚之雖以臣言而罷勉從之也太宗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李孝本二女配沒右軍文宗亟之入宮右拾遺魏謩上疏曰陛下不邇聲色屢出宮女以配鰥夫竊聞數

月以來敎坊選試以百數莊宅收市猶未已又召李孝本女入宮不避宗姓大輿物論臣竊惜之昔漢光武一顧列女屏風宋弘猶正色抗言光武即撤之陛下豈可不思宋弘之言欲居光武之下乎文宗即出孝本女擢暮爲補闕曰朕選市女子以賜諸王耳憐孝本女宗枝髫亂孤露故收養宮中暮於疑似之間皆能盡言可謂愛我不忝厥祖矣命中書優爲制辭以賞之暮徵之五世孫也

文宗對中書舍人柳公權等於便殿文宗舉衫袖示之曰此衣已三澣矣衆皆美文宗之儉德公權獨無

言文宗問其故對曰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當進
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
衣乃末節耳文宗曰朕知舍人不應復為諫議以卿
有諍臣風采須屈卿為之

文宗問翰林學士柳公權以外議對曰郭旼除邠寧
外間頗以為疑文宗曰旼尚父之姪太后叔父在官
無過自金吾作小鎮外間何尤焉對曰非謂旼不應
為節度使也聞陛下近取旼二女入宮有之乎文宗
曰然入參太皇太后耳公權曰外間不知皆云旼納
女後宮故得方鎮文宗俛首良久曰然則柰何對曰

獨有自南內遣歸其家則外議自息矣是日太皇太后遣中使送二女還取家

憲宗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踰月不見學士李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爲計則得矣如陛下何陛下詢訪理道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非臣等之幸也上遂召對白居易因論事言陛下錯矣上變色而罷密召絳謂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上嘗欲

近獵死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絳嘗面陳吐突承璀專横語極懇切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眞忠臣也他日盡言皆應如是遂以爲中書舍人學士如故絳嘗從容諫上聚財上曰今政令不及兩河湟涇淪於左衽朕日夜思雪祖宗之耻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盡宮中用度極儉薄多藏何用邪

懿宗勑以閤門使吳德應等爲館驛使臺諫上言故

設無此后
根源所過
甚然

事御史巡驛不應忽以內臣代之懿宗諭以勑命已行不可復改左拾遺劉蛻上言昔楚子縣陳得申叔一言而復封之太宗發卒修乾元殿聞張玄素諫即日罷之自古明君所尚者從諫如流豈有已行而不改且勑自陛下出之自陛下改之何爲不可弗聽

高宗自誅長孫無忌放褚遂良等後天下以言爲諱者二十餘年其後一御史嘗抗論一不急事時謂鳳鳴朝陽方其以言爲諱也武氏不出房闥而取其國天子自殿陛之下門闕之外顛倒錯亂無由知之而其左右忠臣良士豈無良策善計亦不敢告故以牝

奪雄，坐房與奪廟社，犯天下之至不順，爲天下之難
成而有功。此譬如盜入主人之家。執其主塗其耳目
而唯其所爲。何求而不得哉。張子曰天將亂人之國
則必使諱人之言人之愛其身其寢食起居有少異
焉而人告之則必信之又從而治之夫如是則可以
終身而無疾今其寢食起居類非平人之狀而其親
戚朋友旁視而不敢告一日疾作而死矣太宗以蘭
陵公主園賞言者其直百萬非好名也事當然也 宋張

求諍言

漢王鳳以外戚輔政殺王章以杜天下能言之口而

梅福以南昌尉上書顯攻之而不忌唐文宗時宦人握禁兵制天子樞密使權過宰相誰敢少忤其意而劉蕡對策肆言其惡斥其篡弒廢立之罪而明皇時李林甫爲相幾二十年固寵市權愚瞽其君內助楊氏之勢外成祿山之亂補闕杜璡嘗再上書論事斥爲下邽令林甫以語動其餘曰立仗馬終日無聲飫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諍路絕矣夫林甫之威未慘於漢廷之外戚唐文宗之宦官也而梅福劉蕡敢犯之而林甫徒以區區貶斥而天下之士震怖如畏虎狼此其故何也王鳳得

政之初帝失德未深猶可與論道理商成敗而漢之公卿猶有賢智忠義之士也文帝大和二年名臣在朝者如裴度李絳韋處厚之徒猶數人公卿侍從之間差可告語其勢足以持典刑也故此二子者非妄發恣行而心實有所持也若林甫之時人主淫昏於上視天下之治亂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不可與言矣而朝廷之士有一介之善略能別白黑者則林甫斥逐之而無餘矣國中空無人上下內外皆從君於昏者也而天下之士雖欲有言何恃以救其禍乎此人之所甚畏也嗚呼國無善人國非其國也可不懼

哉明皇嘗諭林甫曰此子妬賢嫉能無與爲比則其時人物可知也敢言

理宗時諫臣言譁徒吻士結黨扣閽簧鼓是非爲攖利之計詔中外士庶上書其言有益於國者必加精採儻涉私邪朋姦罔上妄肆雌黃當嚴加究問是時臺綱不振嬖寵干政彈文及其私黨則內降聖旨宣諭刪去謂之節帖臺諫不敢與爭

不罪諫官

漢靈帝時朱儁擊黃巾護軍司馬傅燮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先除四凶

然後用十六極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此皆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者也臣奉辭伐罪戰無不克黃巾雖盛不足爲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閹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水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僞夫孝子疑於屢至市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眞僞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趙忠見其疏而惡之激擊黃巾

功多當封忠諧訴之靈帝識變言得不加罪竟亦不封

唐憲宗甫過公除即事游畋聲色賜與無節欲以重陽大宴拾遺李珏帥其同寮上疏曰元朔未改山陵尚新雖陛下就易月之期俯從人欲而禮經著三年之制猶服心喪合宴內庭事將未可上不聽羣臣入閣退諫議大夫鄭覃崔郾等五人進言陛下宴樂多過游畋無度今胡寇壓境忽有急奏不知乘輿所在又晨夕與近習倡優狎暱賜與過厚夫金帛皆百姓膏血非有功不可與雖內藏有餘願陛下愛之萬一

四方有事不復使有司重斂百姓時久無闕中論事者上始甚訝之謂宰相曰此輩何人對曰諫官上乃使人慰勞之曰當依卿言宰相皆賀然實不能用也
上嘗謂給事中丁公著曰聞外間人多宴樂此乃時和人安足用爲慰公著對曰此非佳事恐漸勞聖慮上曰何故對曰自天寶以來公卿大夫競爲游宴沉酣晝夜優雜子女不愧左右如此不已則百職皆廢陛下能無獨憂勞乎願少加禁止乃天下之福也
後唐太常丞史在德性狂狷上書歷詆內外文武之士請徧加考試黜陟能否執政大怒盧文紀及補闕

劉濤皆請加罪唐主謂學士馮僎孫曰朕新臨天下宜開言路若朝士以言獲罪誰敢言者卿為朕作詔書宣朕意乃下詔略曰昔魏徵請賞皇甫德參今濤等請黜史在德事同言異何其遠哉在德情在傾輸安可責也

宋太宗第五子益王元傑嘗作假山召寮屬置酒眾皆褒美姚坦獨俛首王强使視之坦曰但見血山安得假山王驚問故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上下相急父子兄弟鞭笞若楚血流滿身此假山皆民租所出非血山而何時帝亦為假山未成聞之亟毀

焉王毋有過失坦輒盡言規正左右教王稱疾帝憂甚召乳母問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姚坦檢束不得自便耳帝怒曰吾選端士輔王爲善今乃欲使我逐正人王年少豈解此也必爾輩教之杖乳母于後園召坦慰諭之

仁宗時王介蘇軾蘇轍皆在舉中轍對切直胡宿力請黜之帝不許曰以直言召人柰何以直棄之乃取入第四等王安石意轍右宰相專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撰辭韓琦曰此人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婁師德郝處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攻命沈遘爲之詞

時有詔舍人院無得申請改除文字安石爭之曰、審如是、則舍人不得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爲、今大臣之弱者不敢爲陛下守法、而强者則挾上旨以造令、諫官御史無敢逆其意者、臣實懼焉、語皆侵執政、執政者不悅、會以母喪、遂去職、

隋煬帝問侍臣盜賊、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曰漸少、煬帝曰比從來少幾何、對曰不能什一、納言蘇威引身隱柱、煬帝呼前問之、對曰臣非所司、不悉多少、但患漸近、煬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近在汜水、且往日租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

為盜乎比見奏賊皆不以實遂使失於支計不時翦除又昔在鴈門許罷征遼今復徵發賊何由息煬帝不悅而罷尋屬五月五日百僚多饋珍玩威獨獻尚書或譖之曰尚書有五子之歌威意甚不遜煬帝益怒頃之煬帝問威以伐高麗事威欲煬帝知天下多盜對曰今茲之役願不發兵但赦羣盜自可得數十萬遣之東征彼喜於免罪爭務立功高麗可滅煬帝不懌威出御史大夫裴蘊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多許賊煬帝曰老革多姦以賊脅我欲批其口且復隱忍蘊知帝意遣河南白衣張行本奏威昔在高

陽與選濫授人官畏怯突厥請還京師煬帝令案驗
獄成下詔數威罪狀除名爲民後月餘復有奏威與
突厥陰圖不軌者事下裴蘊推之蘊處威死威無以
自明但推謝而已煬帝憫而釋之曰未忍即殺遂并
其子孫三世皆除名

唐陸贄在翰林爲德宗所親信居艱難中雖有宰相
大小之事德宗必與贄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德宗
行止必與之俱梁洋道險嘗與贄相失經夕不至德
宗驚憂涕泣募得贄者賞千金久之乃至德宗喜甚
太子以下皆賀然贄數直諫迕上意盧杞雖貶官德

宗心庇之贊極言杞姦邪致亂德宗雖貌從心頗不悅故劉從一姜公輔皆自下陳登用贊恩遇雖隆未得爲相

僖宗日夕專與宦官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薄左拾遺孟昭圖上疏曰治安之代遐邇猶應同心多難之時中外尤當一體去冬車駕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以下悉爲賊所屠前夕黃頭軍亂陛下亦不召宰相朝臣至今未知聖躬安否夫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若

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臣恐收復之期尚勞宸慮疏入田令孜屏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遣人沈於蟇頤津聞者氣塞

宋仁宗時范仲淹以呂夷簡執政進用多出其門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遷序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況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進曰洛陽險固而汴為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以問夷簡夷簡對曰仲淹迂闊務名無實仲淹聞之乃為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

弊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訴仲淹越職言事離間君臣引用朋黨仲淹對益切由是落職知饒州集賢校理余靖上言仲淹以譏刺大臣重加譴謫儻其言未合聖慮在陛下聽與不聽耳安可以爲罪乎汲黯在廷以平津爲多詐張昭論將以魯肅爲麁疎漢皇吳主熟聞訾毀兩用無猜豈損令德陛下自親政以來屢逐言事者恐鉗天下口請改前命疏入坐落職監筠州酒稅館閣校勘尹洙上疏曰仲淹忠亮有素臣與之義兼師友則是仲淹之黨也臣不可

苟免夷簡怒斥監郢州酒稅館閣校勘歐陽修貽書責司諫高若訥曰仲淹以非辜逐君不能辨猶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是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怒上其書修坐貶夷陵令時朝士畏宰相無敢送仲淹者獨龍圖閣直學士李紘集賢校理王質出郊飲餞之或以誚質質曰希文賢者得爲朋黨幸矣館閣校勘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譽仲淹靖洙修而譏若訥都人相傳寫鬻書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適至買以歸張於幽州館御史韓縝希夷簡旨請以仲淹朋黨榜朝堂戒百官越職言事者從之

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認母、壞人倫、逆天理、而欲以爲御史、反爲之罷舍人、逐臺諫、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邊事、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爲之罪帥臣、及不用蘇軾、則掎摭其過、不悅孔文仲、則遣之歸任、以此三人、況彼二人、是非得失、能逃聖鑑乎、因復極言青苗之害、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疏入、王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顫、乃自草制、極詆之、遂以戶部侍郎致仕、凡所宜得恩典、悉不與、鎮謝表略曰、願陛下集群

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心腹以養中和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范鎮上疏致仕

徽宗時童貫權益張與黃經臣胥用事中丞盧航表裏爲姦搢紳側目陳禾曰此國家安危之本也遂上書劾貫經臣怙寵弄權之罪願亟竄之遠方論奏未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

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帝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帝易衣。帝卻之曰。留以旌直臣。翌日貫等相率前訴。謂國家極治。安得如此不祥語。航遂奏禾狂妄。謫監信州酒稅